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

复旦 外国语言文学
论丛

Fudan Forum

复 旦 大 学 外 文 学 院

2015秋季号

Autumn, 2015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5 年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5年秋季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309-12041-7

I. 复… II. 复… III. ①语言学-国外-文集②外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H0-53②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7551号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5年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主编
责任编辑/郑梅侠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9.5 字数 312 千
201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2041-7/H·2578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编 委 会

主编: 卢丽安

本期执行主编: 陈 靓

本期栏目负责:

文学文化: 张 冲

语言学: 沈 园

翻 译: 王建开

本期编辑:

郑梅侠

编委(按姓氏汉语拼音
为序):

蔡基刚 褚孝泉

高永伟 季佩英

姜 宏 姜宝有

金 雯 李 征

曲卫国 孙 建

谈 峥 汪洪章

魏育青 熊学亮

郑咏滢

印第安文学专栏

《盛装舞蹈业》中当代印第安人的生存危机与出路

..... 张 瑾 赖宇琛(3)

从《爱之药》解读印第安生态和谐..... 高 琳(11)

《一个印第安男孩绝对真实的日记》

——印白两种族的相互包容..... 刘克东 宋 瞳(15)

爱情游戏

——《踩影游戏》的二元对立与解构..... 黄晓丽(19)

从回归到重构

——《黎明之屋》与《典仪》主人公印第安文化身份认同模式之比较

..... 邱 蓓(25)

文学

现代诛心术:文学中发挥到极致的心理分析..... 袁洪庚(31)

“我有一个梦想”

——《梦想家》中的非暴力思想及伦理表达..... 陈后亮(39)

布宁小说的印象主义特色..... 余 芳(45)

独对五千年

——论谢阁兰进入中国文化传统的尝试..... 邵 南(50)

狄更斯小说的伦理思想..... 刘 白(55)

爱情小说:读者的愉悦和女性身份构建..... 任 远(62)

探寻一条休戚与共之道:东马华文文学中的族群关系书写..... 庄蕙洁(70)

《第十二夜》与戏剧性的酷儿..... 刘 田(76)

语言学

时体标记“起来”“下去”的认知理据和认知识解..... 李宏德(87)

探讨英语节奏重音..... 倪 慧(93)

中古英语科学语篇的语法隐喻..... 顾 乡(99)

国内外自我监控学习研究述评..... 沈翠萍(106)

汉语“SOV+吗?”是非疑问句的生成与变异的句法语用分析

..... 龚 萍(113)

翻译

汉诗的节奏美及其英译..... 张智中(121)

双语词典语词对等性的哲学思考

——心理表征角度..... 赵翠莲(129)

改写中的忠实:不忠而忠

——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探索..... 乔 洁(139)

印第安文学专栏

《盛装舞蹈业》中当代印第安人的生存危机与出路^①

张 瑾 赖宇琛
(哈尔滨工业大学)

摘要: 谢尔曼·阿莱克西是美国当代印第安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盛装舞蹈业》体现了当代印第安人的生存危机。作品通过诗歌和故事的形式展现出印第安人在物质生活、公民权利和身份上经受的多重危机。阿莱克西指出,印第安人的出路在于正确认识自我、采取主动、回归印第安文化传统和重构印第安文化身份。

Abstract: Sherman Alexie is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Native American writers. His poetry and short story collection, *The Business of Fancy Dancing*, exposes the living crisis of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s in material life, civic rights and identity. Through this work, Alexie points out that to truly understand themselves, to return to Indian cultural tradition and re-construct the cultural identity are ways out for Native American Indians.

关键词: 谢尔曼·阿莱克西;《盛装舞蹈业》;生存危机;印第安传统

Key Words: Sherman Alexie; *The Business of Fancy Dancing*; living crisis; Indian tradition

前言

谢尔曼·阿莱克西身兼小说家、诗人和电影制作人等多重身份,他是美国本土裔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盛装舞蹈业》是阿莱克西的第一部诗歌散文集,作品一出版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帮助阿莱克西成功跻身于当代著名印第安作家之列。阿莱克西小时候生活在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地,而后到城市生活,本书是基于他作为美国印第安人的成长经历而创作的。这部诗歌、散文集主要讲述了三个主人公的故事:离开印第安保留地在白人社会生活的小维克多重返家园探亲,在印第安保留地的作家托马斯总在等待着各界重要人士给他回信以表达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关注,融入白人社会的“疯马”在保留地和白人社会中寻求生计。他们在生活中经受各种生存危机并以不同的方式寻求出路。本文意在分析主人公们在物质生活、公民权利和身份上遭遇的危机,从而探讨阿莱克西对当代印第安人出路的探索。

一、当代印第安人的生存危机

阿莱克西的作品尤为关注当代印第安人的生存问题,《盛装舞蹈业》也深刻地揭示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印第安人在物质生活、公民权利和身份上经受的多重危机。

1. 物质生活贫困

印第安人一直遭受物质生活贫困的困扰。自从白人登上北美的土地,印第安人传统的生存方式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白人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对他们的生存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白人侵占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和矿物资源,逼迫印第安人离开祖祖辈辈开垦生存的部落,到条件恶劣的新保留地生活。而保留地里的土地是四分五裂的,“世界上每一条高速公路都穿过一些保留地,将之切割得支离破碎”(Alexie,

^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当代北美印第安英语文学融合主题研究”(项目编号:13YJA752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3)①。“支离破碎”的土地生产让印第安人时刻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印第安孩子连饭都吃不饱。小维克多在看第三世界儿童被饿死的电视节目时深有感触:“我知道所有的美国妈妈都会告诉他们的孩子,‘把你的盘子吃干净,现在还有印度人在忍饥挨饿’。我小时候住在保留地,每天吃土豆的时候,我的妈妈会说:‘把你的盘子吃干净,要不然你的姐姐会吃掉’。”(18)虽然生活在富裕的北美大地上,印第安人仍然过着同第三世界的人们一样贫困的生活。贫瘠的土地导致生产水平低下,物资的匮乏让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不少数据表明,当代印第安人依旧被贫困困扰。这与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美国印第安人经历的社会经济复苏繁荣的事实形成了一大鲜明矛盾。”(王晓华,58)由此可见,当代印第安人,尤其是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依旧过着贫困的日子,与美国白人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帮助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白人政府设立了救助系统,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印第安人的生存危机。政府救助提供的食物质量堪忧。“有时,早上起来带着宽恕的心情会让日子过得更容易一些,倒一杯牛奶,才发现保质期是4月份,现在已然是11月了,你依旧把它一饮而尽,因为这味道是如此的熟悉。”(50)政府提供的救助食物往往是白人没有消费完过期以后才发放到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一直都消费着次等商品。过期食物的味道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甚至身体里的一部分。阿莱克西以不无嘲讽的语气表达了他的愤慨,印第安人们只能用一颗“宽恕”的心向残酷的现实妥协。但阿莱克西“哀其不幸”,却也“怒其不争”。他认为对于那些仅仅满足于依赖政府救助生活的印第安人而言,“宽恕”其实是对自我的麻痹与妥协。

印第安人最大的生存危机在于缺乏生存动力。土地不仅仅是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更是部落精神的象征。保留地贫瘠的土地让印第安人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更击溃了他们的精神信仰和生存的希望。而依赖救助生活更导致他们失去了自立自足的生存意识。印第安人生产力低下,传统生产方式已经被淘汰,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工作,只能依靠政府救济,他们与传统自立自足的精神渐行渐远。阿莱克西借助主人公之一的托马斯传达出深深的忧虑。托马斯和保留地警察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在他躲进邮局的时候,向工作人员伊娃讲述了他的一个梦:“很久以前,

一只神兽来到我的梦里,它用了三条腿一瘸一拐地走向我,把第四条腿盘在胸前。他向我要一杯水,我却只有威士忌,他向我要鹿筋,我却只有政府救助发放的乳酪。他看着我说道:‘托马斯,你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梦想。我这些年来一直都在等,希望能够有人告诉我不同的答案。’”(47)。神兽的失落深刻地揭露了诸如托马斯的当代印第安人已经被商品化和政府救济严重侵蚀。“水”是生命之源,象征着自然与新生,对于敬重崇拜自然的印第安人而言更是生命之根本。然而,印第安人原本应该拥有的独立的精神崇拜已经被“威士忌”等商品经济产物严重侵蚀。由于缺乏生存动力,印第安人只能沉浸在“威士忌”的麻醉中。传统的印第安人以打猎为生,“鹿筋”不仅代表了他们原始的生产方式,更代表了他们的民族力量与勇气。“政府救助的芝士”彻底割裂了印第安人在物质生活上与传统的联系。以托马斯为代表的当代印第安人也在商品化的侵蚀下彻底背弃了传统精神和光复传统的“梦想”。

2. 公民权利缺失

公民权利的缺失让印第安人经受了更为强烈的生存危机。白人在立法、执法、诠释公民权利上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印第安人却连最基本的人权也无法得到保障。

印第安人在白人的法律中不享有合法权利,也不受法律的保护。阿莱克西以不无讽刺的手法展现了白人法律对印第安人的残害。当一车印第安人驾车回保留地时,他们遇到了警察盘查。主人公小维克多的父亲和他的朋友开起了玩笑。

“我们都要去坐牢是吗,”朋友问道。

“除非成为印第安人是违法的,”维克多的父亲回答。

“自从1972年起在华盛顿,身为印第安人就是违法的,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出生的?”

“1972年。”(14)

作者以印第安人自我嘲讽的方式揭示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没有合法的身份,印第安人就是一种违法的存在这一社会现实。在现代生活中,适用于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法律不尽相同,白人所创建的法律体系不仅没有赋予印第安人公平的权利,甚至严重侵犯了印第安人以生命权为基础的公民权利。

① 作品相关引文均由笔者译自 Sherman Alexie, *The Business of Fancy Danc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以下引文只标注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印第安人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命权,都无法得到保障。当小维克多发现一个印第安小孩的头颅时,警察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无情残忍地将它当做足球一样踢得远远的,而不是去追查凶手。如果谋杀发生于两个印第安人之间,情况一样很残酷。欧格纳·博得是“疯马”的印第安朋友。当“疯马”在酒吧喝酒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来找博得。得知博得已经死了,陌生人想知道是谁干的。“我告诉他每个人都知道警察是不会做任何事的,因为一个印第安人杀了另一个印第安人被看作是物竞天择。”(75)作者运用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形容印第安人的生存处境。在白人的眼中,美国印第安人犹如动物,没有任何价值和情感,永远比他们低等。印第安人的生死只是大自然的竞争和选择,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受法律的保护。

而在法律判决上,印第安人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涉及法律纠纷时,他们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一个老印第安人去保龄球馆偷窃,他打开了收银台却发现只有硬币。他装了满口袋的硬币,但因为出租车司机拒载印第安人,他被警察抓获。“警察数了所有的零钱,差一分钱就达到了重罪,于是他被判处6个月监禁。”(66)美国法律规定,不超过1000美元即为轻罪,轻罪可处罚罚金或者不超过6个月的监禁,或者两者并行,但是老印第安人却以轻罪被处以6个月这一最严厉的处罚。由此可见,在白人主宰的社会里,法律是保障白人绝对权威的工具,白人法律的不公正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更深一层的生存危机和挑战。

3. 身份困惑

白人文化的同化、侵蚀使印第安人对自身传统的认同不断减弱,从而对自我身份感到困惑。这是当代印第安人面临的最大危机。

印第安人的退让使本土文化不断被白人文化侵蚀,逐渐被边缘化,印第安人独立的精神信仰和个性被一步步地磨蚀。在诗歌《13/16》中,“一个10岁的白人男孩问我是否是真正的印第安人。他还没有等我回答,就用他的小刀在图腾上刻上了他的姓氏,J.N.”(16-17)。图腾是印第安人信仰的象征,更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崇拜,具有神性和灵魂。面对图腾被一个10岁的白人男孩轻而易举地玷污和破坏,“我”却无可奈何。白人男孩的举动反映了长久以来印第安文化、信仰被白人个体毫不留情地破坏和毁灭。而印第安人的退让更是将自己的精神信仰推向深渊。失去了信仰的印第安人也失去了自己原本的身份。

印第安人被潜移默化地同化,失去了对原本身份的认同感,他们甚至不懂自己的本土语言。小维克多带新生的儿子回到印第安保留地看望父母,他的母亲

坚持要用本土语言给她的新生孙儿——一个赛利希种族和白人所生的混血儿命名,但小维克多拒绝了,因为他自己本人都完全不懂这门部落语言。他只能生硬地和母亲说:“说英语,你知道我听不懂。”(20)许多像小维克多一样的孩子从小接受的就是白人文化教育,习得的是英语。自小与本土文化隔绝的他们丝毫不懂本土语言。这种现象很普遍,一些印第安儿童被掠到或者被迫送到白人寄养家庭或者寄宿学校,纵使在保留地里,在印第安事务局的管辖下,儿童们接受的也是英语教育和白人文化熏陶。印第安孩子在潜移默化中被“同化”成了“白人”,而母亲这个成年人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切的实质都是谎言:“我记得你带着满是谎言的书回来看我们。”(21)英语和白人文化教育的实质是白人政府对印第安人后代的文化压迫和改造,结果大部分的当代印第安人都对本土语言很陌生。当小维克多收到一封用本土语言书写的信时,他却完全读不懂,只能去寻找一个翻译,于是他找到了大妈妈:

她说着部落语言,但是当其他的族人们从威士忌酒、恐惧、性和梦想中跌落至地时,我不得不为她跳盛装舞,穿着蓝色派克大衣和网球鞋,围着自动唱片机绕圈子。他们呼喊着我名字的一个名字直到结束,但我并不确定是否是我的。大妈妈从她的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外,多年来我都跟着她,怀着过去的信仰,仿佛她从来都没有来过,也未曾离开过。(36)

大妈妈是印第安传统文化的象征,她在引导身处身份困惑之中的小维克多通过盛装舞蹈寻找自己的根。对本土语言的一筹莫展象征着维克多对本土文化的陌生,当亲人们高呼着他的名字时,他却不确定是否是在叫他。他完全不懂本土语言,甚至连自己原本的名字都不知道。派克大衣和网球鞋象征着小维克多身上白人文化深深的印记,是阻隔他与本土文化连接的障碍。他的穿着和本土亲人们格格不入,这表明白人文化在当代印第安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已经完全取代了本土文化,本土文化身份已经缺失。

被白人文化同化的印第安人在价值观上完全背弃了传统的身份认同。在《印第安男孩的爱曲之三》中,小维克多认为他的印第安表妹很漂亮:“我记得当我告诉/我的表妹/她更漂亮/胜过任何白人女孩/我见过的。她亲了我/然后用双唇/一个既干净又不干净的舌头/就像一条河流把我心里的那颗心分成了两岸,所有的白人姑娘站在河岸的这头,而我的表妹站在岸的那头。”(56)尽管小维克多觉得表妹很漂亮,但是在她亲吻他的时候,他却认为表妹“既干净

又不干净”,表妹舌头的“不干净”揭示出已经被白人文化同化的印第安人小维克多同样歧视他们本族的女孩。印第安女孩和白人女孩有着本质的不同,她们被划分到河流的两岸。纵然小维克多知道自己是印第安人,也欣赏印第安女孩的美,但是已经被白人文化同化的他在心底里认为白人女孩要优于印第安女孩。因此,在选择人生伴侣时,他依然站在白人的一边,生了一个“半白人”的孩子回到保留地探望母亲。这充分说明了被同化的印第安人对白人文化以及价值观的认可已经超过了对血液里本土文化的忠诚。

印第安人挣扎在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中,而对传统的背叛也让他们惴惴不安。在《印第安男孩的爱曲之二》中,小维克多表达了印第安人孩子对本土文化身份缺失的惶恐:“我从来不说/语言/印第安老妇人的”,“印第安老妇人们,请原谅我。我成长在远方/一直惶恐不安”(55)。小维克多接受的教育和文化使他与本族文化隔绝,处于白人与印第安人文化边缘的身份让他害怕和担忧,不知何去何从。背弃了血液里的身份意味着他们也失去了传统和自己的根,没有了依靠也没有了独立的身份。离开保留地在白人社会长期生活的小维克多回到家,父亲就拿出来不易的西雅图报纸,告诉他,这些年来,他们通过看西雅图的报纸猜测他生活中可能经历的一切。“我环顾房子的四周,一半一半改变的生活让一切似乎都一样,却只有我的定义和名字没有留下。缺席是一个很强大的名字和魔术,让我感受到我离开如此之久的房子里所有空缺的空间。我站着,希望能摸遍每一面墙,拾起每一本书,每一本杂志,每一件家具,能让我的手记住它们。”(80)在传统印第安人群体里久久“缺席”的小维克多面对不断蒸发的传统文化怅然若失。白人文化将印第安传统和文化“一半一半”地改变。被冲淡的传统让当代印第安人过着非白人非印第安人的生活,深陷身份的困惑中。

身份困惑让当代印第安人失去了对自我的准确认知,渐渐失去了对自我的定义,这种困惑还将一代代延续,正如不断被冲淡的血液,最终会导致整个印第安族群的消失。因此,身份困惑是当代印第安人面临的最严峻的危机。

二、当代印第安人的出路

阿莱克西不仅通过《盛装舞蹈业》揭示了当代印第安人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状态,还对印第安人的出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作为一个出生在保留地却成长于白人社会的当代印第安人,阿莱克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指出,正确认识自我、采取主动、回归

印第安文化传统、重构文化身份能够帮助当代印第安人对抗各种生存危机和挑战。

1. 认识自我、采取主动

生活在白人的压迫之下,同时饱受穷困和生活空虚残害之痛的印第安人首先应该认识自我。贫穷让许多当代印第安人接受政府的救济,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每天无所事事的他们经常酗酒、打架,自杀率也高居不下。书中的西摩在保留地典仪上用打碎的玻璃瓶袭击白人记者,“瓶子砸到一个记者头上/正在进行现场直播/强调了新的对抗/白人和红色肌肤的印第安人之间/尽管依旧未变/因为西摩与‘疯马’同在”,“白人没有意识到疯马已经重生/开创了他自己的电视频道和开始再教育/我们所有的人这些年来/多么失去自我,开着我们的车直接坠下无底的悬崖”(68)。西摩是印第安精神的象征,是当代的印第安人英雄“疯马”,他就像印第安民族英雄“疯马”一样,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生存发展的意义,不再麻木不仁地对待生存危机与挑战,而是奋起反抗。

印第安人应该重拾自信,认识到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并且为自己独特的文化感到骄傲。作品中有一个白人女孩每年都会到保留地卖小乌龟。“她坐在仪式的篱笆上,金发碧眼,骨瘦如柴,丑陋地吐着口水,告诉那些坚强的印第安女孩/世上并不只有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和烤面包。”(51)白人女孩对印第安女孩的不屑深深地伤害了坚强的印第安女孩们,“如果你闭上你的眼睛快速地再睁开,双眼会出水”(51)。生活在贫困之下的她们只能默默地悲伤和哭泣。但是,随后阿莱克西却告诉同样被伤害的印第安女孩:“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美,20美元的账单,私卖/所有的一切,一个传统舞者/来自蒙塔纳/不会说英语。”(51)纵然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印第安人的美也丝毫不受影响。在白人文化主导的主流审美中,印第安人应当对自身的美丽与独特有正确和全面的认识,摆脱白人的价值观,树立独立的自我意识。自我价值的认知、独立的自我意识能够帮助印第安人有效地获得自尊和自信。

印第安人应采取主动,以积极的行动寻求出路。从第一个故事开始,“等待改变”一词就反复出现,而实际上,阿莱克西认为印第安人不应当只等待命运的安排和希望的降临,而应该积极地行动来创造自己的未来。离开保留地,靠自己的努力在白人社会里寻求生存就是一种进步;宣誓对政府救济的厌倦就是摆脱贫困、自立自强的起点。在诗歌《13/16》中,“我把自己切割成等量的16份/保留其中的13份和把剩下的3份/拿去喂狗,同样厌倦了政府救济品的狗”(16)。

13 在北美被视作是不吉利的数字,而印第安人也被视为不祥的人。“连狗都厌弃的救济品”暗示着相当一部分印第安人仍然想要摆脱这种困境。在另一首诗《永远的战争》中,阿莱克西使用戏仿的手法重新塑造了印第安历史英雄“疯马”——一个在当代商品化社会中生活困窘却不断抗争的形象。在历史上,印第安英雄“疯马”骁勇善战,由他率领的印第安人军队歼灭了卡斯特率领的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国第一骑兵师第七骑兵团。生活在现代的“疯马”也是一名勇士。他“从越南战场回来”,“他是有颜色的英雄,却不知道是白色还是红色”。“他穷得连奖牌都卖掉了。”“当酒吧侍者问他为什么要放弃他所赚取的一切时,‘疯马’回答说:你无法阻止一个要努力活下去的人。”(65)纵然是为国杀敌的英雄也躲不过生存的威胁,“疯马”从抗击外敌的战场回到了物质生活的战场。他以正面的人物形象鼓舞着无数当代印第安人应该“努力活下去”,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贫穷困苦的生活。

阿莱克西坚定地认为印第安人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前进。他们既是本土英雄也是国家英雄。小维克多和他的父亲都是篮球健将。父亲的好友胡坤回忆起他父亲年轻时候的辉煌时说:“你的父亲可以喝了一整晚的酒后醒来/第二天早上从 30 尺处跳投/直到永远。他可以得 20 分/上半场,在一半的休息时间里喝半打酒/在下半场再得 20 分。”(31)父亲的辉煌展现了印第安人的力量和可以取得的成就。但是父亲为了家庭放弃了可以继续追逐梦想的机会,他将未完成的心愿寄托在儿子小维克多的身上,培养他,训练他。“我记得那些周日/当那个男人/我称之为父亲/每天让我投篮,每天一次/目前为止。”(28)小维克多后来也成为保留地篮球队的控球后卫,总有人要和他比试:“有一个人用他的衬衫赌博,我赢了,又往我的衣橱里挂上另一件衬衫,另一个没有骨头和肌肤的疯马梦。”(77)篮球的成功给印第安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出路,让他们不需要靠流血牺牲来赢得印第安人的尊严与自信,抗击生存的危机。除了打篮球,印第安人也一样能成为国家英雄上战场杀敌,为国家出力。“疯马”参加了越南战争,小维克多的朋友莱斯特参加了世界大战。莱斯特和少数的几个战友在战争期间抓获了 20 个德国人,其他战友都去寻找救援了,只留下莱斯特一个人看住那些德国士兵。“几天过后,那些混蛋的绳子松了,我狠揍了他们一顿,把那些混蛋纳粹分子全部都杀了。”(70)印第安人并不都是弱者的形象,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也同样勇敢而睿智,“疯马”和莱斯特就是靠着个人的力量成为国家英雄。

正确认识自我、积极地采取行动是当代印第安人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印第安人对自我的正确认知改变了社会对他们长久以来有失偏颇的评价,也肯定了他们的地位和贡献。“过去人们把印第安人看作受害者却忽略了他们的成功”(Guerin, 267),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在社会上获得成功,他们也从“受害者”这一刻板的社会形象慢慢转变。阿莱克西“就是用幽默、讽刺和手中的笔来纠正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的印象。他告诉白人读者,当今的印第安人充满了抱负,并不只是等着消失”(刘克东,116)。

2. 回归印第安传统文化

依靠传统的文化来寻求生存能够帮助当代印第安人以独立的身份生存与发展。阿莱克西也用诗歌和故事警戒印第安人为了物质生存而出卖传统文化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印第安人应当坚守传统。

诗歌《演变》以高度讥讽的口吻揭示了印第安传统文化被出卖的悲剧。在现实生活中,巴佛罗·比尔是美国当代著名歌星,他是一名与印第安人积怨深重的西部牛仔,以表演传唱印第安人如何被欺压而备受白人听众的喜爱。在诗歌《演变》中,阿莱克西塑造了一个名叫巴佛罗·比尔的白人,他是一间当铺的主人,也靠消费印第安人文化为生。比尔搜刮了印第安人的各种珍宝,贫穷的印第安人甚至典当了他们的手、骨头等象征着生命的身体部位:“当最后一个印第安人典当了除了他的心以外的一切”(48)后,他花了 20 美元就收购了这些/关掉店铺,换上了一块名为‘美国本土文化博物馆’的新招牌,收取每个印第安人 5 美元的门票钱。”(48)如果印第安人想要参观原本属于自己的文化产物还需要给白人支付门票,门票钱远远超过了当初典当所获得的利益。在当铺里典当宝物暂时缓解经济压力,但最终却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将其赎回。当代印第安人如果再像以往那样不断向白人贩卖自己的传统文化,必将连自己都失去。惠特森也在他的《印第安百科全书》中指出:“《演变》是另外一首阿莱克西表达强烈政治观点的诗歌,当印第安人变成人工艺术品时才是白人文化最珍视它们之时。”(Whitson, 41)如果现实存在的印第安人不断贩卖自己的文化,那么印第安传统文明,连同他们自身也必将消失,变成博物馆里展览的手工艺品。在故事《当铺》中,小维克多在空荡荡的酒吧喝酒,酒吧服务生问他是否知道印第安人的去向,他说他不知道,服务生因为他是唯一的印第安人而请他喝了一瓶啤酒。“我在想那些亲人们都到哪儿去了,过了一会,我离开了。跑去搜遍了整条大街,找遍了所有的商店,直到我走进一家当铺,才看见一颗心在玻璃底下

跳动,我知道它曾经属于谁,我认识他们所有的人。”(79)从《演变》到《当铺》,传统文化消失愈演愈烈,最后连“心”也被典当了。从物质资源到文化产物再到“心”,印第安人将传统文化连同自己对本身身份的认同都出卖了。每一个印第安人的心都成为了白人当铺里的货物,彻底失去了自我。未来,如果印第安人觉醒了,想要寻回曾经放弃的传统文化时,他们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阿莱克西创设了如此生动的情境来警醒当代印第安人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保护,印第安人不仅不能再继续放弃自己的传统,相反,应当发扬传统文化来求得生存。

为了求得生存,不少印第安人都进入到白人社会工作,但却不能完全摆脱生存的困境。小维克多的父亲为了生活,放弃了打篮球的梦想,试图融入白人社会寻找工作。他“一半是印第安人,一半端着黑铁饭盒,可能盛着三明治,也可能是最后一口咖啡,也可能是最后一口的梦想”(63)。无数印第安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理想、信仰来融入白人社会。而他的母亲“一半依旧是美丽的印第安人,一半是狂躁和饥饿”(63),饥饿将美丽的印第安母亲变得狂躁不安。做白人的工作却并没有解决生活的困窘,母亲和孩子仍然承受着饥饿的煎熬:“我半夜摇醒母亲,说我的胃是空的,她把只穿着内衣的我扔出家门,锁在门外。我用尽一切办法尝试回去。”(63)小维克多不得不小小年纪就离开家去寻求生计,没有生活资本的他只能以天为被,以地为铺,“我躺在地上,盖上报纸,从货车里翻旧衣服和麻布袋”(32)。没有任何工作技能的他只能靠“弹奏四弦吉他来赚取钞票”(32),“把我所有的血都卖给血站”(32)来换取回家的车票。

与他相似,从越南战场回来的“疯马”找到了一份在7-11零售店的工作。他学会了存货,却只能

判决自己的梦想已经终止/已经变得如此残旧以至于必须重新发回给经销商/回收和运往其他城市/集装箱的两面各有一张疯马的照片。你见过这个男人吗?一个来自某个印第安保留地的疯女人一遍遍地拨打美国报警电话。她发现“疯马”在她的镜子里,在离她家很近的酒吧里,他那印第安男孩的眼睛、耳朵和嘴巴都在盛装起舞。(71)

“盛装舞蹈”象征着传统文化,翩翩起舞的“疯马”怀揣着求得生存和光复传统文化的梦想,而在白人连锁零售店的工作却让他的梦想“残旧不堪”。

利用传统文化来寻求生存能够帮助印第安人打开新的局面。“疯马”先生辞去了零售店的工作,开始利用跳具有印第安传统特色的“盛装舞蹈”来赚

钱。“盛装舞蹈”是根据印第安传统舞蹈加入现代因素改编而来的,舞者需要穿着盛装在各种典礼上翩翩起舞。“疯马”先生将“盛装舞蹈”在白人社会的表演经营成事业,他雇佣印第安男孩威农当舞者和教师。在与作品同名的诗歌《盛装舞蹈业》中,威农在典礼上的表演让他们收获颇丰:“威农就像是一种保证/支付小账单,一张信用卡/我们印第安人用的。当他高举双手,把羽毛高高举起,翩翩起舞/一群老女人用英语发出赞叹/钱/马上属于我们,全是现金。”(69)“疯马”先生的盛装舞蹈业获得成功也说明了本土文化本有的独特魅力,他们成功地获得了白人对印第安文化的认可,在不丢失本性的情况下抗击了生存的危机。“钱/是一个工具,像油灰填满所有空缺的空间,像梯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69)将传统文化发展成产业,不仅能帮助贫困的印第安人摆脱了困境,还让空虚漫无目的的印第安人找到了生存的动力,填满他们空缺的梦想。印第安人举办的斯波坎部落百年庆祝典礼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无论是远离保留地许久的印第安人还是白人都深受触动,小维克多也是其中的一员。这是小维克多“五年以来第一个参加的典礼”(74),在典礼上印第安人们欢聚一堂,印第安妇女也在典礼上贩卖她们“撒上木屑的珠宝”(74),“所有的印第安人都笑了”(74)。集体的温暖让小维克多深深感动。印第安人的典礼还受到了白人的关注,有“许多带着照相机的白人和一个当地城市的电影制作团队”(67)参加了典礼,电视台的报道让印第安典礼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力。

传统文化不仅能够帮助印第安人抗击物质生活上的生存危机,也帮助他们赢得了白人的认可。

3. 重构印第安文化身份

重构印第安文化身份需要重溯文化根源,也需要印第安人的团结,与白人社会融合并保持传统集体身份是当代印第安人最好的出路。

重溯文化根源是印第安人重构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对大量远离保留地生活的印第安人以及与白人混血的后代而言,只有回归印第安传统身份才能找到自己的根。对于逐渐开始有部落意识的印第安人而言,白人对印第安文化的解读是他们在文化身份追寻之旅上的巨大障碍。白人通过各种媒介对印第安人的集体身份进行了重新解读,例如,他们对“美国印第安人”进行了定义,在许多影视作品里塑造了身着传统服饰、生活困苦、野蛮未被教化的刻板的印第安人形象。这意味着追寻自己文化身份的印第安人也是从白人的角度、在白人的准则里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长期接触白人文化的印第安人没有意识到白

己对印第安的了解是否都是事实,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白人媒体的成果就是所谓的真相。“鲍德里拉德(Baudrillard)将美国看做‘一个靠滥用影像、超现实主义和模拟形象繁荣起来的社会’”(Smith, 113, 转引自刘克东, 49),因此“真相”是由媒体所定义的。这意味着即使年轻的印第安人想要在白人社会里寻根,他们很可能已经没有事实可依靠了。托马斯的部落朋友西蒙向他解释什么是真相的时候说:“如果远处有一棵树,你跑过去,带着你的心穿越草丛,你就能到达,你就能抚摸那棵树,把你的脸贴在树皮上。但是如果你绊倒摔倒,迷路了,跑去城市里买一个录像机,一直看牛仔电影,里边没有任何东西会是真的。”(47)对自己文化身份产生困惑的印第安人应该回到“树”——他们的文化根源的身边去亲自触碰它、抚摸它、了解它,而不是在城市里通过摄影、新闻、录像、电影等经过白人重写的历史来追寻自己的根。对于寻找文化身份的当代印第安人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小维克多一样,回到保留地,回到文化的根去寻找真相。

阿莱克西借助《保留地爱之歌》传递出印第安古老文化对当代印第安人爱的呼唤:“我可以带着老毯子/在冬天安睡/它们散发着老祖母的气味/用双手刨根/它们有强有力的魔法/我们睡得安稳/我们睡得温暖。”(58)“根”能给当代印第安人归属感,唯有找到自己的根,他们才能克服文化身份缺失带来的惶恐与孤单。正如阿莱克西所说:“充满部落记忆的血液在每一个印第安人的心里循环往复。印第安人,无论走得有多远,一定要回来,常常回来,回归部落,而不是大批离去。”(80)阿莱克西传递出对回归部落文化的期许,也表达了对大批印第安人离开部落的担忧。

重构印第安身份需要印第安人的团结。对于远离保留地的印第安人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不论经历过多少不幸,远离家园的小维克多依旧和亲人们团结在一起。“我失去的每一个人/在门关上/锁上的时候/都不会被忘记,他们/没有死但留在/柔软的边缘/土地上,房屋的灰烬和癌症/在罪恶与宽恕里/蜷缩在老旧的地毯下/梦想着他们回归的路/我的手里,我的心/像拳头一样紧握着。”(54)房屋象征着家园,被破坏的家园会永远留在小维克多的心里;癌症象征着不幸与死亡,那些逝去的人们也会永远留在印第安人们的记忆里。小维克多在城市里打拼赚钱后回保留地探望父母,他站在母亲质朴的裙子旁,和她一起:“我们在风中振臂,沉默/我满口都是话/我从不敢说/独白。我们已经在一起/用背一起扛起一个家。”(33)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团结尤为重要。“我”也不再是“独白”一人在外拼搏,“我们”团结在一起,撑起

当代印第安人之“家”。

借助传统文化重构文化身份并不意味着当代印第安人都要回到保留地生活,相反,进入白人社会并与之融合是当代印第安人的最佳选择。刘克东认为“阿莱克西是一个融合主义者”(142),虽然阿莱克西提倡重拾文化根源,但他认为当代印第安人不应该继续生活在保留地,与世隔绝,依靠救济过着贫困的生活。在访谈中,他谈及自己的经历时说到:“我知道如果我留在那里,我会死。我的很多留在保留地的朋友都死了,死于车祸、肝硬化、自杀、谋杀。”(Teters, 32)他主张有共同的“根”的当代印第安人应该怀着积极的态度和白人社会融合。作品中的小维克多在白人社会中生存了下来,他的父亲也融入了白人社会,开始为印第安事务局开车送水来赚取生活费。毋庸置疑,白人社会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远远超过了印第安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如果他们老老实实地待在当局指定的地方,无异于屈从了殖民压迫。保留地上破旧的设施和一潭死水似的经济只会将他们引向末路。”(刘克东, 138)印第安人应该带着印第安之“心”在白人社会里生存发展,并取得成功,靠自己的努力摆脱边缘化、贫穷落后的局面。正确的态度并非与社会对立或者抱怨存在已久的现实,而是接受现实,坚守文化传统,在现实中生存下来并慢慢将之改变。

总结

谢尔曼·阿莱克西的《盛装舞蹈业》深刻地揭示出当代印第安人在物质生活、公民权利和身份上经受的多重危机。与一些不断抨击白人侵略和压迫的印第安作家相比,阿莱克西更关注印第安人自身的原因。比起白人的压迫,印第安人消极的生活态度,诸如麻木不仁、放任自流、沉醉于酗酒、暴力和自杀更是造成他们困境的根源。阿莱克西反思了自己成功的经验,他认为印第安人应该警惕对传统文化以及身份的放弃。与此同时,故步自封已经不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学习如何保存原有文化并且将其与主流文化相结合才是当代印第安人唯一的出路。

参考文献

- [1] Alexie, Sherman. *The Business of Fancy Danc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 Guerin, L. Wilfred, Lohor Earle, and Morgan Lee, eds. *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3] Liu, Kedong. "Racial Oppression in Sherman Alexie's *Reservation Blues*." *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 5 (2011): 13-23.
- [4] Smith, M. W. *Reading Simulacra: Fatal Theories for Postmodernit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1.
- [5] Teters, Charlene. *Conversations with Sherman Alexie*. Ed. Nancy J. Peters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55.
- [6] Teters, Charlene. "Sherman Alexie: Poet, Novelist, Filmmaker." *Indian Artist*, (Spring, 1998): 30-35.
- [7] Whitson, J. Kathy.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 An Encyclopedia of Works, Characters, Authors, and Themes*. Santa Barbara: ABC-CLIO Ltd., 1999.
- [8] 刘克东.《趋于融合——谢尔曼·阿莱克西小说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 [9] 王晓华.论当代印第安人的贫困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7(3)(下):58—60.

从《爱之药》解读印第安生态和谐

高琳
(深圳大学)

摘要:美洲印第安丰富的传统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使其为西方当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价值。本文着眼于当代美国印第安裔女作家厄德里奇的小说《爱之药》,通过解读其中频繁出现的自然现象及动物形象与人物的关系,来揭示当代印第安人被边缘化后的生活状态与自然发展的极不协调及白人社会的道德沦丧,期望回归印第安传统以抵制白人文化的蚕食,使人心恢复到“原始”的淳朴状态,再次建立与宇宙万物的和谐关系。

Abstract: Profound eco thoughts as part of the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 offer valuable lessons to today's world troubled eco cris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Love Medicine*, a novel by Louise Erdrich, a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female writer.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jor characters and the natural elements as well as animal images that occur frequently in the novel,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ontemporary life of the marginalized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white culture's encroachment on the traditional Indian world outlook. The Native Americans' plight as a result of their uncertai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ir loss of spiritual world has revealed the importance of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关键词: 厄德里奇;爱之药;印第安宇宙观

Key Words: Louis Erdrich; *Love Medicine*; Native American world outlook

美洲印第安人具有强烈的生态环保意识。与欧洲人把大自然看成是财产和可以获得利润的资本不同,印第安人把自己看成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努力与自然融为一体、和谐相处。正如西雅图所言:“我们是这土地的一部分,这土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芬芳的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鹿、马和老鹰是我们的兄弟。”1969年斯科特·莫马迪以小说《晨曦之屋》(*House Made of Dawn*)获得普利策奖,之后相继出现一批年轻的印第安作家,他们汲取印第安文化精华,探索如何通过当代社会中坚持印第安传统与价值取向,路易丝·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就是这批印第安作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厄德里奇^①独特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经历使她对奥吉布韦部落的历史传统及写作产生浓厚兴趣。1979年厄德里奇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并开始文学创作。1984年,《爱之药》出版并赢得美国全国图书评论界奖、美国艺术文学院奖、

美国书卷奖等5个奖项,成为继《晨曦之屋》之后印第安文学又一大杰作。

一、印第安的宇宙观

波拉·艾伦在《圣环:一种当代视角》一文中论述到印第安人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原始的亲密而互助的关系,他们认为所有的动物、植物和山石都像人一样,有自己的灵魂,印第安人生活在自然中,与自然和睦相处。他们把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看成是一个呈现着美丽、稳定和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大地共同体及其部分——包括人、动物、植物甚至山脉河流——都是自为的存在。

《爱之药》描写了当代北达科他州的印第安家庭之间、个人之间、混血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各种错综

^① 1954年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父亲是德裔美国人,母亲是北美乌龟山原住民保护区奥吉布韦族人(The Turtle Mountain Band of Ojibwa),双亲皆常年服务于部落保护区内的印第安事务学校(Indian Affairs School),外祖父曾任部落酋长。

复杂的关系,根植于深厚的印第安人口头文学中讲故事的传统,将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结合以塑造人物和表现主题。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自然现象、植物和动物蕴含了深刻的印第安万物和谐的宇宙观,揭示了印第安人被边缘化后的生活状态与自然发展的极不协调及白人社会的道德沦丧,期望回归印第安传统以抵抗白人文化的蚕食,使人心恢复到“原始”的淳朴状态,再次建立与宇宙万物的和谐关系。

二、人物与环境的平衡

印第安人悠久而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集中展示了印第安人丰富的想象力,反映着人与天地自然、树草鸟兽等世间万物和谐亲密的关系。《爱之药》中的人物大都性格奇特,行为疯狂,讲述的故事中充满怪诞的场景、荒唐的冲突、离奇而无法解释的现象,但小说给读者的印象并非怪异和超现实的。相反,所有的事件娓娓动听,仿佛一首散文诗,因为厄德里奇通过比喻和象征将人物那些琐碎而又耸人听闻的生活经历与大自然中持久不变的物质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天空、尘土、水、雪、蒲公英以及黑暗。露露把自己与周围万物融为一体:

我热爱整个世界和它雨露怀抱中的一切。有时我向园子里望去,绿色的叶子闪闪发光。我会看到白头翁翅膀上光滑的羽毛,我会听到大风在奔腾、翻卷,仿佛遥远的瀑布发出的声音,我会把嘴巴和耳朵张得大大的,把我的心敞开,让所有的东西都进入我的身体。(276)

冲进大火救出儿子莱曼后,露露想到了死亡,但她毫无畏惧:“死亡会让我获得自由,就像一朵飘浮的云……我会成为这个无止境的世界的一块,感受到比皮肤、骨头和血液大得多的愉悦。”(287)埃尔波汀的记忆和天空连在一起:“有时,整个天空被一瞬滑过的星星点点和褶皱的光包围着,星光时聚时散,时起时落,像呼吸一样有节奏。天空好像一块布满神经的图画,我们的思想和回忆在其中穿越。天空就像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巨大的回忆。”(37)当力朴沙意识到真正的爱情之药不是靠魔力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时,他看到了蒲公英:“大地充满生命,窗外蒲公英在繁密地生长……刺破的叶子满是艰辛的母亲的乳汁。讨厌的人把它连根挖起,丢在太阳底下枯萎。它球状的籽虽微弱却是无法被摧毁的。”(257-258)互助互爱是部落群体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养料,就像蒲公英的籽一样生生不息。

《爱之药》中的核心元素是水。古老的人类需要

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才能繁衍生息、创造文明,生命的维系来源于水,水中的鱼及其他生物,人类还利用水流进行航运、灌溉。水的开发利用对美洲印第安部落来说尤为重要;他们会为争夺拥有水源的土地发动战争。厄德里奇为小说各个章节安了意味深长的标题,例如第一章“世上最伟大的渔夫”。美国艺术作品中常见的一个形象便是独木舟中的印第安人手举一条刚从水中捕获的鱼;琼的儿子金拥有一顶标有“世上最伟大的渔夫”的帽子;然而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使他无法握稳渔竿;凯什宝家族中只有老艾力配得上此称谓,他曾经抓到一条14英寸的鲟鱼。面对现代白人文化的侵蚀和印第安传统的衰落,艾力独自一人按照古老的方式生活,是印第安传统艺术和技能的延续者和传播者。除了第一章外,还有被水环绕的“岛屿”、面向急流的“勇士的投跳”、横架在水上的“桥梁”以及小说的最后一章“跨越河水”。

水与每个人物的叙述紧密相关,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而且有助于揭示人物个性。奈科特一生中的很多重要时刻借助了水的隐喻叙述给读者,如在一次性结合的描述中,奈科特的身体变成了水:“我(玛丽)像湖里的一颗石子随着他的水流摇晃。他如同波浪扑倒在我身上,又像潮退而去,不留痕迹。”(95)奈科特回忆青年时代为白人的一幅画作模特,摆好姿势,仿佛从峭壁跳进岩石丛立的河水。他认为自己会从翻腾的水中逃生,随着水流浮到岸边(124)。随即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婚姻,要想回到过去娶露露而不是玛丽,他需要“逆向时间的河道而游”(128)。其他人物身上同样可以看到水的意象:琼在暴风雪中“如水般”流向死亡;玛丽分娩时身体仿佛一条船在海浪中漂摇;小亨利故意将自己溺死在河水中……

水在小说中有各种表现形式,如河流、湖泊、小溪、池塘、海洋,还有抽象的显形,如露露没有眼泪、莱昂波达用滚开的水驱赶玛丽身上的魔鬼、保留地缺少雨露而尘土弥漫。水是联系印第安过去和现在的纽带,用力朴沙的话来说:“这是古老的大洋留存下的最后一条河,深达数英里,曾经覆盖了达科他,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不难想象我们曾生活在这些广阔的波浪之下,但事实是我们现在的家园在干旱的土地上。”(367)没有水的命运是可怕的,现实中的奥吉布韦保留地受到尘土的蚕食,映射了当代印第安人的生存现实。

失去与自然环境的平衡,伴随着印第安文化身份的缺失,必然给人物造成肉体 and 精神的痛苦,也意味着与宇宙的和谐关系遭到了破坏。

三、人物与动物的转换

印第安人与动物之间是一种相互平等的关系,在各族的神话中,世界和人类或是由具有神力的动物创造,或是神灵借助动物之力创造的,动物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表现形式,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如熊和羚羊分别为父亲和母亲,人与带有神灵的动物不仅共存还能变形和互换。《爱之药》中的人物塑造融合了奥吉布韦部落古老神话中的动物形象,以探索如何在变化了的当代社会中坚持印第安传统与价值取向,使印第安民族在肉体和精神上得以生存下去。

小说第二章,读者首先看到的是巨兽温第高(Windigo)在小玛丽身上的体现。传说中,温第高由一副巨大的冰的骨架构成,是冬天饥饿的化身,能吞下整个村庄;人一旦被这个可怕的东西附身,就会出现温第高综合征,迹象为贪婪的暴食,特别是对脂肪和油脂强烈的食欲。温第高通常被棍棒打死,或是除去它冰的外壳后恢复正常的人形。一心想要成为圣女的玛丽在白人的修道院里接受教化,却无法阻止血液中流淌的印第安传统,她看到了自己与温第高之间的亲密联系:“睡觉前有时他会来到我耳边讲述古老的丛林中的语言。我在倾听。他对我说的话只告诉过印第安人。”(46)玛丽也拥有对脂肪的欲望:“我想得到的是干酪,一看到它我的胃就搅动,我的口水往下流。我爱那块羊奶干酪胜过我所吃过的任何东西。”(50)玛丽的冷酷性格让修女莱昂波达联想起巨兽那颗冰冻的心:“你太冷了,你的血液中有邪恶的冰……我看到了巨兽,有时它从你的眼睛中看着我。”(52)莱昂波达威胁要将这个邪恶的食人巨兽从玛丽身体里驱赶出去,她用滚开的水浇玛丽这一情节呼应了神话中温第高被开水烫死的结局。在两人的斗争中,玛丽扔掉食物——隐语禁食——并获得神奇的幻觉(vision)启示,获得来自印第安传统的力量以后,她看清了莱昂波达缺乏爱、需求爱的本质,并卸去自己冷酷的野心,离开修道院,嫁给奈科特,正如温第高蜕去冰的内核后恢复正常的人形一样。该故事讲述的是白人基督教意识对印第安传统价值的冲击。

“岛屿”一章呈现给读者另一个被温第高附身的人——露露的表兄摩西·皮里格。皮里格独自生活在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上,性格冷酷,从不与人交谈。露露的到来帮他恢复了正常的人形,正如在许多故事中,温第高败在一个小孩(特别是小女孩)的手中,通常,这样的英雄人物必须自己先成为一个温第高才能打败这个巨怪。露露想象自己变成了巨兽:“我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用温第高的眼光盯着他,我让他

看我锋利的牙齿。”(80)两人共同住在洞穴里,共同在冰冻的湖水中游泳,露露从冷酷的摩西身上赢得了爱并生下一个孩子,使他退去了“冰的外壳”。该故事强调的是用爱的力量来战胜一切生存中的危机。

书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形象“恶作剧者”(Trickster)是印第安神话中最古老最具活力的形象。在远古时代,“人如果愿意,可以变成动物,动物亦可变成人,两者没有分别”,“恶作剧者随意在动物和人形之间转换,用以躲避或欺骗”。在北美各部落传说中,恶作剧者具有不同的名字和外形,他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飞禽走兽;在基奥瓦传说中是一个叫赛因戴的人,黑脚人传说中是一个“老人”,篷卡人传说中则名为伊什提尼克,而阿拉帕荷传说中的恶作剧者却是一个名为维何的白人。以鸟兽形象出现的有奥吉布瓦传说、温尼贝戈人的传说以及一些西北部部落的传说。在大湖区他通常是野兔的形象,在西北是乌鸦,在西部是狼,而且他会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外形。他既是创造者也是破坏者,行为难以预料,性关系混乱,经常破坏社会禁忌,但他又将火种带给人类,使生命得以延续。近年来,学术界认为恶作剧者神话中的这些矛盾是印第安人通过违反禁忌为部落群体获得魔力的一种途径,反映了对现存或既有结构和制度体系的一种反抗和破坏力量。

恶作剧者集智慧、狡猾和荒唐于一身,又被印第安人视作文化英雄。他的特征被巧妙融入《爱之药》主要人物的个性之中,特别是他逃脱死亡的能力,使其成为代表生存力量的形象。厄德里奇创造的恶作剧者式人物不完全是好人或坏人,他们有缺点,但他们又是生存的模范。露露身上体现了这些特征,用她自己的话说,“没有人理解我野性、隐秘的生活方式”(276)。她野性的生活是和众多男人发生关系,她有8个长相不一的孩子,完全是为了兴奋和愉悦,这是典型的恶作剧者的贪欲。露露是生存的强者,她将恶作剧者的一些特征遗传给了格里·那纳普什(Gerry Nanapush),小说中最突出的恶作剧者式人物,“著名的政治活动英雄,危险的武装罪犯、柔道专家、逃跑艺术家、美国印第安人民运动有超凡魅力的一员”(341)。在监狱里,格里“一次又一次逃脱,然而每次又被抓到,频繁得像时钟的运作”(191)。他逃跑似乎是因为他擅长于此,这种逃跑—被捕的循环圈构成仪式化的恶作剧者游戏。在奥吉布韦神话中,恶作剧者常常是野兔的形象,而在一次逃跑中,格里“像一只钻进洞里的肥兔子”(209)隐匿不见。格里陷入困境时能像恶作剧者一样转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形象,在儿子力朴沙的眼中,他可以变成猫头鹰、蜜蜂、秃鹰、野兔,甚至尘埃。“这些形象跟他可以相互转换。”